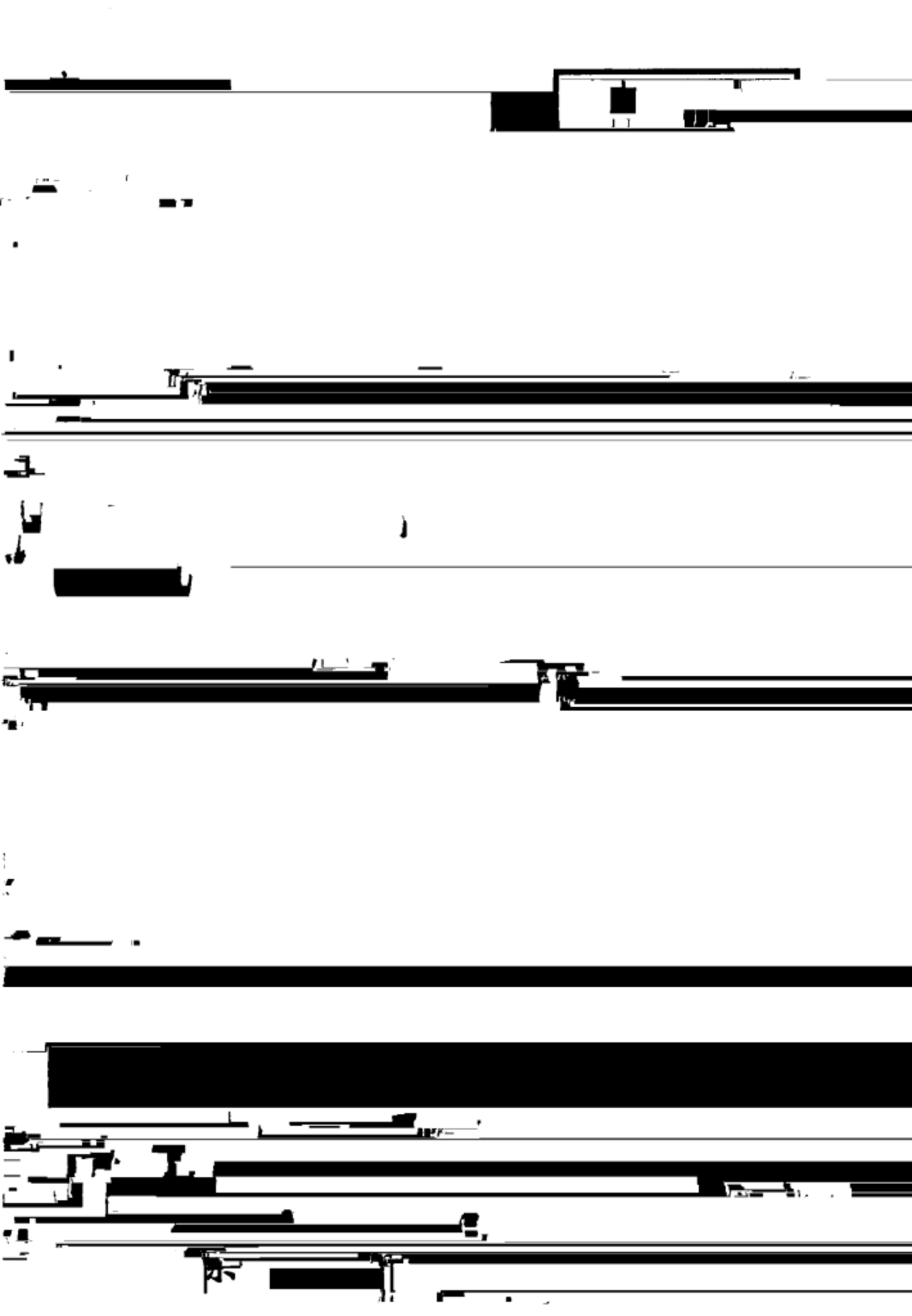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今医案类编

伤寒病类

主编 鲁兆麟 严寄澜 王新佩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今医案类编. 伤寒病类/鲁兆麟主编. —北京: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2001. 4

ISBN 7-80159-118-6

I. 中… II. 鲁… III. ①医案—汇编②伤寒(中  
医)—医案—汇编 N. R24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1665 号

## 中国古今医案类编·伤寒病类

鲁兆麟 严寄澜 王新佩主编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北京海淀区三里河路 1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邮电印刷厂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28.5 字数: 640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一版 200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39.00 元

ISBN7-80159-118-6/R·006

## 序

“医案”之书，古已有之。它有立体与直观的效果。能反映医家当时的辩证思维、选方用药之特长、治疗得失成败之所在，包罗万象，引人入胜。

“医案”通于史学，《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有淳于意 25 例“诊籍”，而使《汤液经法》的“火剂”由此而流传。

先圣张仲景读史于“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缅怀先贤，奋起直追，终成泰斗。可见“医案”涵有史学之意义，岂可轻视之哉？

夫禅宗之有“语录”，兵家之有“阵图”，围棋之有“棋谱”类也。孟子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惟吾医家之“医案”有理有例，有案有戒，读之其味隽永，用之而又神奇，集名医先贤于篇帙之间，可以谈心，可以神游。无怪乎经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赞为“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而良有以耶！

鲁兆麟教授，重视“医案”之学，又虑其年代湮远，而濒于失传；不畏艰难，与医学同志严寄澜、王新佩诸君，历时数载，选出数百家名医医案，约有六百多万言洋洋大观。名为《中国古今医案类编》。

夫此书之著也，承前启后，使“医案”臻于完备，而又总其大成。不言而喻，对《内》、《难》、《伤寒》、《金匱》之要义，临证之经验，亦尽在其中矣。

余今年八十岁，垂垂老矣。喜读“医案”新编，不禁手舞足蹈而乐为之序也。

劉渡舟

## 编写说明

一、本书收集了《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及《续名医类案》成书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已故的名医医案，也收录了《续名医类案》成书之前未收之医案。共收集医案专著 200 余部，选录医案 1500 余则。

二、为了准确地反映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所收医案均摘自原始资料。

三、《中国古今医案类编》系列丛书的分类按：温病类、伤寒类、肺系病类、脾胃病类、心肾病类、肝胆病类、气血津液病类、经络肢体及杂病类、外科骨伤科病类、妇科病类、儿科病类、五官科病类划分。各病之医案均按成书年代先后编排。

四、本书中药物的计算单位均保持原著原貌，未予统一。

五、部分医案后附有按语、注解等，均为原著中所有。

六、所收医案均注明出处。

## 前 言

《中国古今医案类编》是汇集我国名医医案精华,反映各家丰富临床经验的医案学著作。

在我国医学史上,曾有两部医案名著问世:一为明·江瓘《名医类案》、一为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二书将先秦到清代中期的名医医案进行了系统收集整理,它们在祖国医学发展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自清代中期以后,尚无人对名医医案作过系统地整理研究。

《中国古今医案类编》系列丛书是继《续名医类案》之后,将清代中期直到新中国初期谢世的各家名医的医案进行了广泛的收集,经反复筛选、整理成书,填补了这一历史时期医案收集整理的空白。同时,将《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按病症分类,归其各科分类书中。这套丛书共收集名医 400 余家,选录医案 4 万余则,涉及内、外、妇、儿、眼、五官、骨伤等科 400 余种疾病,按病症分类,每种病症有 30~70 个医案,内容极为丰富。从中可以尽窥各地名医宝贵的临床经验和医术之圆机妙法。对于广大中医工作者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医案凝聚着医家的心血和经验,最具有真实性和实用性,可以“宣明往范、昭示来学”。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曾说:“中医之贡献,医案最著”。作为一名中医工作者,若能掌握古今名家之医案,有如拿到祛病除疾的万能钥匙,可借鉴前人的经验,应用于临床。本书形成一个完整的医案学学术体系,为广大中医工作者提供一部较完整的医案学参考工具书。对于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和学术水平,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编 者

2000 年 10 月于北京

## 目 录

伤寒	(1)
暑	(27)
中寒	(188)
中风	(200)
痢疾	(215)
痧症	(489)
霍乱	(513)
疟疾	(617)
腰痛	(805)
疝瘕	(807)

## 伤寒

### 罗廉甫

真定府武德卿，年四十六岁，因忧思劳役，饮食失宜，病四肢体冷，口鼻气亦冷，额上冷汗出，时发昏倦，六脉如蛛丝。一作风证，欲以宣风散下。罗因思钱氏小儿论制宣风散，谓小儿内伤脾胃，或吐或泻，久则风邪陷入胃中而作飧泄，散中有结，恐传慢惊，以宣风散去风邪。《内经》云：久风为飧泄，正此谓也。今形证乃阴盛阳虚，苦寒之剂，非所宜也。《内经》云：阴气有余则多汗身寒。又云：阴盛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栗而寒，寒而厥。又云：阴盛生内寒。岐伯曰：厥气上逆，寒气即于胸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寒独留，故寒中。东垣解云：此脾背不足，劳役形体，中焦营气受病，未传寒中，惟宜补阳。遂以理中汤加黑附子。每服五钱，多用葱白煎羊肉汤，取清汁一大盏，调服之。至夕，四肢渐温，汗出少。夜深再服，翌日精神出，六脉生，数服而愈。

郝允诊太常博上杨日宣病寒，允曰：诊君之脉，首震而尾息，尾镇而首息，在法为鱼游虾戏，不可治。不数日死。

微庙常苦脾疾，国医药罔效，召杨介诊视，进药。上问：何药？介对曰：大理中丸。上曰：朕服之屡矣，不验。介曰：臣所进汤药，佐使不同。陛下之疾，以食冰太过得之，今臣以冰煎此药，欲已受病之源。果二服而愈。

《名医类案》

### 吴茱山

一妇，患筋骨肢节疼痛及身背头痛，两尺脉弦，憎寒如疟，每以散风止痛，罔效。后以四物入羌活、秦艽、官桂，数服而愈。

直阁将军房伯玉患冷疾，夏日常复衣。张嗣伯为诊之，曰：卿伏



热，应须以水发之，非冬月不可。至下十一月寒甚。令二人夹捉伯玉，解衣坐石上，取冷水从头浇之，彭彭有气，俄而起。伯玉曰：热不可忍，乞冷饮。嗣伯以水与之，一饮一斗，遂瘳。

一妇人长病经年，世谓寒热注病者。冬十一月中，华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当满百。始七、八灌，会战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满数。将至八十灌，热气乃蒸出，器器高二、三尺，满百灌，佗乃使燃火温床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

夏文庄公性奢侈，禀赋异人。才睡则冷如僵，一如逝者，既觉，须令人温之，良久方能动。人有见其陆行两车相并，载一物巍然。问之，乃绵帐也，以数十斤绵为之。常服仙茅钟乳硫黄，不可胜纪。晨朝，每服钟乳粥，有小吏窃之，疽发不可救。

《笔谈》

### 吴璠池

一人，年三十余，产后患虚症，恶寒，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饮食颇进，大小洩如常，多汗。治用参、芪大剂，加桂枝，每剂或一钱、二钱、三钱，量病势轻重出入。服药一年半，时值暑月，恶风寒愈甚，御绵复衣，口已能言，不足能动，但恶风寒不去。乃令人强扶出风凉处坐，用凉水强浸手足，口含冷水。初甚怯，良久能耐觉安，渐至暖，至热，热渐甚，乞冷饮，乃以凉水顿饮之，复衣顿除，如常而愈。

按：《经》曰：恶寒战栗，皆属于热，又曰：禁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原病式》曰：病热甚而反觉自冷，此为病热，实非寒也。丹溪曰：古人遇战栗之病，有以大承气汤下燥粪而愈者，恶寒战栗，明是热症，但虚实有别。观数说而恶寒治法可想矣。

《名医类案》

### 李东垣

一人，二月病伤寒发热。医以白虎汤投之，病者面黑如墨（阴气

上溢于阳中故色黑，与罗谦甫案同一治法），本证不复见，脉沉细，小便不禁。奈初不知用何药，及诊之，曰：此立夏前误用白虎之过。白虎汤大寒，非行经之药，止能寒脏腑。不善用之，则伤寒本病，曲隐于经络之间。或更以大热之药救之，以若阴邪，则他证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温药之升阳行经者，吾用之（升阳行经药：干葛、升麻、防风、白芷、参、芪、苍术、白芍、甘草）。有难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热，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李曰：病隐于经络间，阳不升则经不行。经行而本证见矣，又何难焉。果如其言而愈。

冯氏子年十六，病伤寒，目赤而烦渴（似热），脉七八至。医欲以承气汤下之，已煮药而李适从外来。冯告之故，李切脉，大骇曰：几杀此儿。《内经》有言，在脉诸数为热，诸迟为寒。今脉八九至，是热极也。殊不知《至真要大论》曰：病有脉从而病反者，何也？岐伯曰：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王注云：言病热而脉数，按之不动，乃寒盛格阳而致之，非热也，此传而为阴症矣。令持姜附来，吾当以热因寒用之法治之。药未就而病者爪甲已青，顿服八两，汗渐出而愈。

按：此与王海藏治狂言发痴、身热、脉沉细、阴证例同。东垣又有治脚膝痿弱，下尻臀皆冷，阴汗臊臭，精滑不固，脉沉数有力，为火郁于内，逼阴向外，为阳盛拒阴，用苦寒药下之者（妙！妙！）。此水火徵兆之微，脉证治例之妙，王太仆曰：纪于水火，余气可知。

《名医类案》

### 罗谦甫

静江府提刑李君长子，年十九岁，至元壬午四月间，病伤寒九日，医作阴症治之，与附子理中丸数服，其症增剧。更一医作阳症，议论差互，不敢服药，决疑于罗。罗至，宾客满坐，罗不敢直言证，细为分解。凡阳症者，身须大热，而手足不厥，卧则坦然，起则有力，不恶寒反恶热，不呕不泻，渴而饮水，烦躁不得眠，能食而多语，其脉

浮大而数者，阳证也；凡阴证者，身不热，而手足厥冷，恶寒踡卧，面向壁卧，恶闻人声，或自引衣盖覆，不烦渴，不欲食，小便自利，大便反快，其脉沉细而微迟者，皆阴症也。某伤寒，诊其脉沉数，得六七至，夜叫呼不绝（夜字妙辨在此），全不得睡（阳明在府），又喜饮冰水，阳证悉具，且三日不见大便（阴症自利多）。宜急下之，乃以酒煨大黄六钱，炙甘草二钱，芒硝五钱，煎服，至夕下数行，去燥粪二十余块，是夜汗大出，次日身凉脉静矣。予思《素问·热论》云：治之各通其脏腑，仲景述《伤寒论》，六经各异，传变不同，《活人书》亦云：凡治伤寒，先须明经络，不识经络，触途冥行，鲜不误矣。

一人患伤寒，无汗，恶风，项既屈而且强。罗曰：项强几几，葛根汤证。或问何谓几几？罗曰：几几者如几，人疾屈而强也。谢复古谓病羸弱，须凭几而起，误也。盖仲景论中极有难晓处，振振欲擗地，心中懊恼，外气怫郁，郁冒不仁，膈内拒痛，如此之类甚多。成无己注：几音殊，几几为短羽鸟引颈之貌。其得仲景旨。

南省参议常德甫，至元甲戌三月间赴大都，路感伤寒证，勉强至真定，馆于常参谋家，迁延数日，病不瘥。总府李经历并马录事来求治。罗诊得两手脉沉数，外证却身凉，四肢厥逆，发癍微紫，见于皮肤，唇及齿龈，破裂无色（毒），咽干声哑，默默欲眠，目不能闭（目不闭声哑为孤惑），精神郁冒，反侧不安。此证乃热深厥亦深，变成狐惑，其证最急。询之从者，乃曰：自内邱县感冒头痛，身体拘急，发热恶寒（初起原从太阳经来），医以百解散发之，汗出浹背，殊不解每经郡邑，治法一同，发汗极多，遂至于此。罗详其说，谓平昔膏粱积热于内，已燥津液，又兼发汗过多，津液重竭，因传属阳明，故大便难也。急以大承气下之（手足冷，大便闭，宜先下），得更衣，再用黄连解毒汤，病减大半，复与黄连犀角汤，数日而安。

至元己巳六月，罗住夏于上都，金事董彦诚，年逾四旬，因劳役过甚，烦渴不止，极饮潼乳，又伤冷物，遂自利，肠鸣腹痛，四肢逆冷，汗自出，口鼻气亦冷，六脉如蛛丝，时发昏愦。（湿教何疑）众医议

之，以葱熨脐下，又以四逆汤五两，生姜二十片，连须葱白九茎，水三升，煮至一升，去渣凉服，至夜半，气温身热，思粥饮，至天明而愈。《玉机真藏论》云：脉细、皮寒、气少、泄利、饮食不入，此谓五虚，死。浆粥入胃，则虚者活。信哉！

一人年五十余，中气本弱，至元庚辰六月中病伤寒，八九日，医者见其热甚，以凉剂下之，又食梨三四枚，痛伤脾胃，四肢冷，时昏愦。罗诊之，其脉动而中止，有时自还，乃结脉（旧刻误熟）也；心亦悸动，吃噎不绝，色变青黄，精神减少，日不欲开（石山以目闭而哑不言为脾伤），踈卧，恶人语（少阴症）。以炙甘草汤治之（大便泻而目闭踈卧手、足冷，炙甘草汤）。成无己云：补可去弱，人参大枣之甘，以补不足之气；桂枝、生姜之辛，以益正气；五脏痿弱，荣卫涸流，湿剂所以润之，故用麻仁、阿胶、麦门冬、地黄之甘，润经益血复脉通心是也。加桂枝、人参，急扶正气，生地黄减半，恐伤阳气，剉一两剂服之，不效。罗再思脉病对，莫非药陈腐而不效乎？再于市铺选尝气味厚者，再煎服之，其病减半，再服而愈。凡药，昆虫草木，生之有地；根叶花实，采之有时。失其地，性味少异；失其时，气味不全。又况新陈不同，精粗不等，倘不择用，用之不效，医之过也。（内经）云：司岁备物，气味之专精也。修合之际，宜加意焉。

真实府赵占夫，年三旬余，至元夏间，因劳役、饮食失节，伤损脾胃，时发烦躁而渴，又食冷物过度，遂病身体困倦，头痛，四肢逆冷（断不在臂缘），呕吐而心下痞（此厥冷乃热深厥亦深，何也以有头痛？可辨若厥阴头痛，当吐痰沫，不当呕吐，盖呕吐属半表半里者居多，或太少阴亦有，斯无头痛之症）。医者不审，见其四肢冷，呕吐，心不痞，乃用桂末三钱匕，热酒调服，仍以绵衣覆之，作阴毒伤寒治之。汗大出，汗后即添口干舌涩，眼白睛红，项强硬，肢体不柔和，小便淋赤，大便秘涩，循衣摸床，如发狂状。问之，则言语错乱，视其舌，则赤而欲裂，朝轻暮剧，凡七八日，家人辈自谓危殆。罗诊脉七八至，知其热证也。遂用大承气汤，苦辛大寒之剂，一两作一服，服之，利下三行，折其胜势；翌

日，以黄连解毒汤，大苦寒之剂二两，使徐徐服之，以去其热；三日  
后，病十减五、六，更与白虎加人参汤，约半斤服之，泻热补气，前证  
皆退；戒以慎起居，节饮食，月余渐平复。《内经》曰：用药无失天时，  
无逆气宜，无翼其胜，无赞其复，是谓至治。又云：必先岁气，无伐天  
和。当暑气方盛之时，圣人以寒凉药，急救肾水之原，补肺金之不  
足，虽有客寒伤人，仲景用麻黄汤内加黄芩、知母、石膏之类，恐发  
黄发斑，又有桂枝汤之戒。今医用桂末，热酒调服，此逆仲景之治  
法，其误甚矣！

省掾曹德裕男妇，二月初，病伤寒八九日，请罗治之。脉得沉细  
而微（虚），四肢逆冷，自利腹痛（太阴），目不欲开（石山以目闭而哑为脾  
伤），两手常抱腑下，昏嗜好，口舌干燥（赤手足冷，目不欲开，口干燥但自利，  
腹痛，从温补），乃曰：前医留白虎加人参汤一贴，可服否？罗曰：白虎  
虽云治口燥舌干，若执此一句，亦未然，今此证不可用白虎者有三：  
《伤寒论》云：立夏以前，处暑以后，不可妄用，一也；太阳证，无汗而  
渴者，不可用，二也；况病人阴症悉具，其时春气尚寒，不可用，三  
也。仲景云：下利清谷，急当救里，宜四逆汤五两，加人参一两，生姜  
十余片，连须葱白九茎，水五大盞，同煎至三盞，去渣分三服，一日  
服之，至夜利止，手足温，翌日大汗而解，继以理中汤数服而愈。孙  
真人《习业篇》云：凡欲为太医，必须谙《甲乙》《素问》、《黄帝针经》，  
明堂流注、十二经、三部九候，本草药性，仲景、叔和，并须精熟，如  
此方为太医，不尔，犹无目夜游，动致颠隕，执方用药者，可鉴哉。

《名医类案》

## 吕沧洲

一人，病伤寒十余日，身热而人静，两手脉尽伏（似阴症），俚医  
以为死也，弗与药。吕诊之，三部举按皆无，其舌胎滑，而两颧赤如  
火（似戴阳），语言不乱（辨此症全在十余日，若是阴症，过七日焉能语言不乱耶？况  
身热乎）。因告之曰：此子必大发赤斑，周身如锦文。夫脉，血之波澜

也，今血为邪热所搏，淖而为痲，外见于皮肤，呼吸之气，无形可依，犹沟隧之无水，虽有风不能成波澜，痲消则脉出矣。及揭其衾而赤痲烂然，即用白虎加人参汤，化其痲，脉乃复常，继投承气下之愈。

一人伤寒旬日（辨症全在旬日二字及肌热灼），邪入于阳明，俚医以津液外出，为脉虚自汗，进玄武汤以实之，遂致神昏如熟睡。吕切其脉，皆伏不见而肌热灼指（肌热灼有少阴反发热之辨，况又脉伏耶，然此症何以断为实热？曰：全在旬日二字，若是直中阴经虚寒症何能至十日也。即曰阴，亦属传邪阴症非实热而何）。告其家曰：此必荣血致痲而脉伏，非阳病见阴脉比也（脉伏不见，若是阴寒，手足断无不厥冷之理，不见厥逆是实热可知）。见痲则应候，否则畜血耳。乃去其衾，视其隐处及小腹，果见赤痲，脐下石坚，且拒痛。为作化痲汤半剂，继进韩氏生地黄汤，逐其血，是夕下黑矢若干枚，即痲消脉出。后三日，又腹痛，遂用桃核承气以攻之，所下如前，乃愈。

一妇伤寒，乃阴间阳，面赤，足踈而下痢，躁扰不得眠。论者有主寒主温之不一，不能决。吕以紫雪匿理中丸进，徐以冰贵甘草干姜汤饮之，愈且告之曰：下痢足踈，四逆证也。苟用常法，则上焦之热弥甚。今以紫雪折之，徐引甘辛以温里，此热因寒用也。众皆叹服。

浙东宪使曲出，道过鄞，病卧涵虚驿，召吕往视。吕察色切脉，则面戴阳，气口皆长而弦，盖伤寒三阳合病也。以方涉海为风涛所惊，遂血菀而神慑，为热所搏，遂吐血一升许，且胁痛，烦渴，谵语（少阳阳明症），适是年岁运，左尺当不应。其辅行京医，以为肾已绝，泣告其左右曰：监司脉病皆逆，不绿在旦夕。家人皆惶惑无措。吕曰：此天和脉，无忧也。为投小柴胡汤，减参加生地黄，半剂后，俟其胃实，以承气下之，得利愈。

副枢张息轩病伤寒逾月，既下而内热不已（所谓过经不解），胁及小腹偏左满，肌肉色不变。医以为风矢所中，膏其手摩之浹四旬所，其毒循宗筋流入于睾丸，赤肿若瓠子，疡医刺溃之，而左胁肿痛如

故(有形可象),来召吕诊。吕以关及尺中皆数滑而且芤,因告之曰:脉数不时则生恶疮,关内逢芤则内痛作,季肋之痛,痛作脓也,《经》曰:痈疽治之不得法,顷时回死,下之慎勿晚。乃用保生膏作丸,衣之以乳香,而用硝黄作汤以下之。下脓如糜,可五升许,明日再圜,下余脓,立瘳。

《名医类案》

### 滑伯仁

一妇,暑月身冷(身不发热),自汗,口干,烦躁,欲卧泥水中。伯仁诊其脉,浮而数,沉之豁然虚散(身冷脉当沉微,今浮而数,沉取散,当温散所谓舍时从症)。曰:《素问》云: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此为阴盛隔阳,得之饮食生冷,坐卧风露。煎真武汤冷饮之,一进汗止,再进烦躁去,三进平复如初。

一人病伤寒,他医皆以为瘧证,当进附子,持论未决。伯仁切其脉,两手沉实而滑,四末觉微清。以灯烛之,遍体皆赤斑,舌上胎黑而燥,如芒刺,身大热(胎黑大可凭为实,燥如芒刺则可凭矣,身大热为关键),神恍惚,多谵妄语。滑曰:此始以表不得解,邪气入里,里热极甚,若投附必死。乃以小柴胡剂,益以知母、石膏饮之,终夕三进,次日以大承气汤下之,调理兼旬乃安。

一人病恶寒发热,头体微痛,苦呕,下泄,五日矣。其亲亦知医,以小柴胡汤治之,不解。招滑诊视,脉弦而迟,曰:是在阴,当温之。为制真武汤,其亲争之,强以人参竹叶汤进,进则泄甚,脉且陷弱,始啜以前剂服之,连进四五剂乃效。

一人病恶寒战栗,持促不定,两手背冷,汗浸淫,虽厚衣炽火不能解,撻宁滑即与真武汤,凡用附六枚。一日病者忽出,人怪之。病者曰:吾不恶寒即无事矣。或以问滑,滑曰:其脉两手皆沉微,余无表里证,此盖体虚受寒,亡阳之极也。初皮表气隧为寒邪壅遏,阳不得伸而然也,是故血隧热壅,须用硝黄;气隧寒壅,须用桂附,阴阳

之用不同者，有形无形之异也。

潘子庸得感冒证，已汗而愈，数日复大发热，恶寒头痛，眩晕呕吐，却食烦懣，咳而多汗，撻宁滑诊之，脉两手三部皆浮而紧。曰：在仲景法，劳复证，浮以汗解，沉以下解。今脉浮紧，且证在表，当汗。众以虚急难之，且图温补。滑曰：法当如是。为作麻黄葛根汤，三进更汗，旋调数日乃愈。

一人冒雪进凉食，病内外伤，恶寒头疼，腹心痛而呕（两感）。诊之，脉沉且紧，时伏而不见（死脉）。曰：在法，下利清谷，当急救里；清便自调，当急救表。今所患，内伤冷饮食，外受寒\*（，清便自调，急救表里。以桂枝汤力微，遂为变法，与四逆汤服之，时时服附子一两，明日则脉在肌肉，唯紧自若，外证已去，内伤独存。乃以丸药下去宿食（诸紧为寒，紧自若寒未去也，乌得用丸药下法，以理中丸下方安），后调中气，数日即安。

一人七月内病发热，或令其服小柴胡汤，必二十六剂乃安。如其言服之，未尽二剂，则升发太过，多汗亡阳，恶寒甚，肉瞤筋惕。乃请滑诊视，脉细欲无。即以真武汤，进七八服，稍有绪，更服附子七、八枚，乃愈。

璣曰：汗多亡阳，则内益虚，恶寒甚而肉瞤筋惕者，里虚甚而阳未复也。故宜真武汤，多服附子而效。

一人病伤寒，经汗下，病去而人虚，背独恶寒，脉细如线，汤熨下应。滑乃以理中汤剂加姜、桂、藿、附，大作服，外以草拨、良姜、吴\*并桂椒诸品大辛热为末，和姜糊为膏，厚敷满背，以纸覆之，稍干即易。如是半月，竟平复不寒矣。此治法之变者也。

一人病伤寒后劳复，发热，自汗，经七日。或以为病后虚劳，将复补之。滑曰：不然。劳复为病，脉浮，以汗解奚补为。以上柴胡汤（小柴胡穗），三进，再汗而安。

《名医类案》



## 王海藏

赵宗颜，因下之太过，生黄，脉沉细迟无力，次第用药，至茵陈附子汤大效。按王海藏次第用药者，谓先投韩氏茵陈茯苓汤，次投茵陈橘皮汤，次投茵陈附子汤也。

赵秀才因下之早，黄病脉寸微尺弱，身冷，次第用药，用茵陈四逆汤大效。

一人患伤寒，得汗数日，忽身热自汗，脉弦数，心不得宁，真劳复也。许诊之，曰：劳心之所致。神之所舍，未复其初，而又劳伤其神，荣卫失度。当补其子，益其脾，解其劳，庶几得愈。授以补脾汤，佐以小柴汤解之。或者难曰：虚则补其母，令补其子，何也？许曰：子不知虚劳之异乎？《难经》曰：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此虚当补母，众所共知也。《千金》曰：心劳甚者，补脾气以益之，脾王则感之于心矣（归脾汤之学）。此劳则当补其子，人所未闻也。盖母，生我者也；子，继我而助我者也。方治其虚，则补其生我者，与锦囊所谓本骸得气，遗体受荫同义；方治其劳，则补其助我者，与荀子所谓未有子富而父贫同义。此治虚与劳所以异也。（《本事方》姓案；此案原本误王）

一男子病太阳证，尺寸脉俱浮数，按之无力。王见其内阴虚，与神术干姜汤愈。后再病，王视之，见视不舒，垂头下欲语，疑其有房过，问之，犯房过乎，必头重目眩。曰：然。与大建中三四服，外阳内收，脉反沉小，始见阴候。又与已寒加芍药茴香等丸，五六服，三日内，约服六七百丸，脉复生；又用大建中接之，大汗作而解。（仍以汗解）

《名医类案》

## 陶尚文

一人伤寒，四五日，吐血不止，医以犀角地黄汤等治而反剧。陶切其脉，浮紧而数。若不汗出，邪何由解？遂用麻黄汤，一服汗出而